資治通鑑/卷2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 唐紀七十六

► 卷二百六十一

起旃蒙單閼，盡柔兆執徐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60卷

【唐紀七十六】 起旃蒙單閼，盡柔兆執徐，凡二年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乾寧二年（乙卯，公元八九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捨；克用命李存審、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。

癸未，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，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，友恭設伏，敗之於高梧，盡奪其餉，擒河東將安福順、安福慶。

己巳，以給事中陸希聲為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希聲，元方五世孫也。

壬申，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，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。珂，重盈兄重簡之子也，重榮養以為子。

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，請會易定、兗、鄆、河東兵討之。

董昌將稱帝，集將佐議之。節度副使黃碣曰：「今唐室雖微，天人未厭。齊桓、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。大王興於畎畝，受朝廷厚恩，位至將相，富貴極矣，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！碣寧死為忠臣，不生為叛逆！」昌怒，以為惑眾，斬之，投其首於廁中，罵之曰：「奴賊負我！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，而先求死也！」並殺其家八十口，同坎瘞之。又問會稽令吳鏐，對曰：「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，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！」昌亦族誅之。又謂山陰令張遜曰：「汝有能政，吾深知之，俟吾為帝，命汝知御史臺。」遜曰：「大王起石鏡鎮，建節浙東，榮貴近二十年，何苦效李錡、劉辟之所為乎！浙東僻處海隅，巡屬雖有六州，大王若稱帝，彼必不從，徒守孤城，為天下笑耳！」昌又殺之，謂人曰：「無此三人者，則人莫我違矣！」二月，辛卯，昌被兗冕登子城門樓，即皇帝位。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。先是，咸通末，吳、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，四目三足，聲云「羅平天冊」，見者有殃，民間多畫像以祀之。及昌僭號，曰：「此吾鸞鷟也。」乃自稱大越羅平國，改元順天，署城樓曰天冊之樓，令群下謂己曰：「聖人」。以前杭州刺史李邈、前婺州刺史蔣瑰、兩浙鹽鐵副使杜郢、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。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、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。昌移書錢鏐，告以權即羅平國位，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。鏐遺昌書曰：「與其閉門作天子，與九族、百姓俱陷塗炭，豈若開門作節度使，終身富貴邪！及今悛悔，尚可及也！」昌不聽，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，至迎恩門見昌，再拜言曰：「大王位兼將相，奈何捨安就危！鏐將兵此來，以俟大王改過耳。若天子命將出師，縱大王不自惜，鄉里士民何罪，隨大王族滅乎！」昌懼，致犒軍錢二百萬，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，且請待罪天子。鏐引兵還，以狀聞。

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、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，表言珂非王氏子。與朱全忠書，言「珂本吾家蒼頭，不應為嗣。」珂上表自陳，且求援於李克用。上遣中使諭解之。

上重李谿文學，乙未，復以谿為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己酉，朱全忠軍於單父，為朱友恭聲援。

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，留兵戍之；壬子，還晉陽。

媯州人高思繼兄弟，在武干，為燕人所服，克用皆以為都將，分掌幽州兵；部下士卒，皆山北之豪也，仁恭憚之。久之，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，思繼兄弟以法裁之，所誅殺甚多。克用怒，以讓仁恭，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，克用俱殺之。仁恭欲收燕人心，復引

其諸子置帳下，厚撫之。

崔昭緯與李茂貞、王行瑜深相結，得天子過失，朝廷機事，悉以告之。邠寧節度副使崔鋋，昭緯之族也，李谿再入相，昭緯使鋋告行瑜曰：「向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，而韋昭度沮之，今又引李谿為同列，相與熒惑聖聽，恐復有杜太尉之事。」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奸邪，昭度無相業，宜罷居散秩。上報曰：「軍旅之事，聯則與藩鎮圖之；至於命相，當出朕懷。」行瑜等論列不已，三月，谿復罷為太子少師。

王珙、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，詔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，充護國節度使；以戶部侍郎、判戶部王摶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王珂，李克用之婿也。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，請賜其子珂節鉞。王珙厚結王行瑜、李茂貞、韓建三帥，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，請以珂為陝州、珙為河中。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秦，不許。

加王鎔兼侍中。

楊行密浮淮至泗州，防禦使台濛盛飾供帳，行密不悅。既行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，馳使歸之。行密笑曰：「吾少貧賤，不敢忘本。」濛甚慚。行密攻濠州，撥之，執刺史張璲。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，生八年矣，行密養以為子，行密長子渥憎之；行密謂其將徐溫曰：「此兒質狀性識，頗異於人，吾度渥必不能容，今賜汝為子。」溫名之曰知誥。知誥事溫，勤孝過於諸子。嘗得罪於溫，溫笞而逐之；及歸，知誥迎拜於門。溫問：「何故猶在此？」知誥泣對曰：「人子捨父母將何之！父怒而歸母，人情之常也。」溫以是益愛之，使掌家事，家人無違言。及長，喜書善射，識度英偉。行密常謂溫曰：「知誥俊傑，諸將子皆不及也。」丁亥，行密圍壽州。

上以郊畿多盜，至有逾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，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，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。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，交章論諫。上不得已，夏，四月，下詔悉罷之。

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，今日所為，類得心疾，詔釋其罪，縱歸田裡。

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為太子少師。

楊行密圍壽州，不克，將還；庚寅，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，一鼓撥之，執刺史江從勖。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。未幾，汴兵數萬攻壽州，州中兵少，吏民恟懼。延壽制，軍中每旗二十五騎。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，不勝；延壽將斬之，厚稱眾寡不敵，願益兵更往，不勝則死。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，乃益以五旗。厚殊死戰，再用助之，延壽悉眾乘之，汴兵敗走。厚，蔡州人也。行密又遣兵襲漣水，撥之。

錢鏐表董昌僭逆，不可赦，請以本道兵討之。

太傅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。

戊戌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。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。

楊行密遣使詣錢鏐，言董昌已改過，宜釋之；亦遣詣昌，使趣朝貢。

河東遣其將史儼、李承嗣以萬騎馳入於鄆，朱友恭退歸於汴。五月，詔削董昌官爵，委錢鏐討之。

初，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，由是怨朝廷。畿內有八鎮兵，隸左右軍。郃陽鎮近華州，韓建求之；良原鎮近邠州，王行瑜求之。宦官曰：「此天子禁軍，何可得也！」王珂、王珙爭河中，行瑜、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，不能得，恥之。珙使人語三帥曰：「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，必為諸公不利，請討之。」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，珂求救於李克用。行瑜乃與茂貞、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，甲子，至京師，坊市民皆竄匿。上御安福門以待之，三帥盛陳甲兵，拜伏舞蹈於門下。上臨軒，親詰之曰：「卿輩不奏請俟報，輒稱兵入京城，其志欲何為乎？若不能事朕，今日請避賢路！」行瑜、茂貞流汗不能言，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。上與三帥宴，三帥奏稱：「南、北司互有朋黨，墮紊朝政。韋昭度討西川失策，李谿作相，不合眾心，請誅之。」上未之許。是日，行瑜等殺昭度、谿於都亭驛，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。又言：「王珂、王珙嫡庶不分，請除王珙河中，徙王行約於陜，王珂於同州。」上皆許之。始，三帥謀廢上，立吉王保；至是，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，行瑜、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，與建皆辭還鎮。貶戶部尚書楊堪為雅州刺史。堪，虞卿之子，昭度之舅也。

初，崔胤除河中節度使，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：「崔公雖重德，以之代王珂，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。」光德劉公者，太常卿劉崇望也。及三帥入朝，聞志勤之言，貶

崇望昭州司馬。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，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，期以來月渡河入關。

六月，庚寅，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；鏐復發兵擊董昌。

辛卯，以前均州刺史孔緯、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。壬辰，以緯為吏部尚書，復其階爵；癸巳，拜司空，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以張濬為兵部尚書、諸道租庸使。時緯居華州，濬居長水，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，朋黨相傾，思得骨鯁之士，故驟用緯、濬。緯以有疾，扶輿至京師，見上，涕泣固辭；上不許。

李克用大舉蕃、漢兵南下，上表稱王行瑜、李茂貞、韓建稱兵犯闕，賊害大臣，請討之，又移檄三鎮，行瑜等大懼。克用軍至絳州，刺史王瑤閉城拒之；克用進攻，旬日，拔之。斬瑤於軍門，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。秋，七月，丙辰朔，克用至河中，王珂迎謁於路。

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，戊午，行約棄同州走，己未，至京師。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，帥眾與行約大掠西市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，沙陀將至，請車駕幸邠州。庚申，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。上曰：「朕得克用表，尚駐軍河中。就使沙陀至此，朕自有以枝梧，卿等但各撫本軍，勿令搖動。」

右軍指揮使李繼鵬，茂貞假子也，本姓名閻珪，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。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，欲劫上幸邠州。孔緯面折景宣，以為不可輕離宮闕。向晚，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，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，於樓前侍衛。繼鵬復縱火焚宮門，煙炎蔽天。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，素為兩軍所憚，上急召令入衛；既至，兩軍退走，各歸邠州及鳳翔。城中大亂，互相剽掠，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，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。

或傳王行瑜、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，上懼為所迫，辛酉，以筠、居實兩都兵自衛，出啟夏門，趣南山，宿莎城鎮。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，比至谷口，暍死者三之一，夜，復為盜所掠，哭聲震山谷。時百官多扈從不及，戶部尚書、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，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。

壬戌，李克用入同州。崔昭緯、徐彥若、王摶至莎城。甲子，上徙幸石門鎮，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，制置守衛宮禁。丙寅，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瑰奉表問起居。丁卯，上遣內侍郗廷昱繼詔詣李克用軍，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。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。

李克用遣兵攻華州；韓建登城呼曰：「僕於李公未嘗失禮，何為見攻？」克用使謂之曰：「公為人臣，逼逐天子，公為有禮，孰為無禮者乎！」會郗廷昱至，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，王行瑜將兵至興平，皆欲迎車駕，克用乃釋華州之圍，移兵營渭橋。

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仍權知京兆尹、判度支，充鹽鐵轉運使，俟反正日赴鎮。

上在南山旬餘，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：「邠、岐兵至矣！」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，趣李克用令進兵。壬午，克用發河中。八月，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。承業，同州人，屢奉使於克用，因留監其軍。己丑，克用進軍渭橋，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；辛卯，撥永壽，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。癸巳，遣李存信、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園寨，擒其將王令陶等，獻於行在。思孝本姓拓跋，思恭之弟也。李茂貞懼，斬李繼鵬，傳首行在，上表請罪，且遣使求和於克用。上復遣延王戒丕、丹王允諭克用，令且赦茂貞，並力討行瑜，俟其殄平，當更與卿議之。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。

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戊戌，削奪王行瑜官爵。癸卯，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，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，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，彰義節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。克用遣其子存勖詣行在，年十一，上奇其狀貌，撫之曰：「兒方為國之棟樑，它日宜盡忠於吾家。」克用表請上還京；上許之。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御。辛亥，車駕還京師。壬子，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。

以護國留後王珂、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。

時宮室焚毀，未暇完葺，上寓居尚書省，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。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。

九月，癸亥，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孔緯薨。

辛未，朱全忠自將擊朱瑄，戰於梁山；瑄敗走還鄆。

李克用急攻梨園，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，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，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

旁。克用請詔茂貞歸鎮，仍削奪其官爵，欲分兵討之。上以茂貞自誅繼鵬，前已赦宥，不可復削奪誅討，但詔歸鎮，仍令克用與之和解。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，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。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，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，獻之。

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；甲戌，軍於綿州。

董昌求救於楊行密，行密遣泗州防禦使台濛攻蘇州以救之，且表昌引咎，願修職貢，請復官爵。又遺錢鏐書，稱：「昌狂疾自立，已畏兵諫，執送同惡。不當復伐之。」

冬，十月，丙戌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，殺千餘人。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。

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。

魏國夫人陳氏，才色冠後宮；戊子，上以賜李克用。克用令李罕之、李存信等急攻梨園；城中食盡，棄城走。罕之等邀擊之，所殺萬餘人，克梨園等三寨，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；克用進屯梨園。庚寅，王行約、王行實燒寧州遁去。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，趣令赴鎮，且理寧州，招撫降人。

上遷居大內。

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，自以大軍繼之。癸卯，圍兗州。

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、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。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，破烏墩、光福二寨。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。全武，餘姚人也。

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，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為留後。

以京兆尹武邑孫偓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，李克用攻之。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，營於鎮西。李罕之擊鳳翔兵，走之，十一月，丁巳，撥龍泉寨。行瑜走入邠州，遣使請降於克用。

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。瓊，瑾之從父兄也。

衢州刺史陳儒卒，弟岌代之。

李克用引兵逼邠州，王行瑜登城，號哭謂克用曰：「行瑜無罪，迫脅乘輿，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。請移兵問鳳翔，行瑜願束身歸朝。」克用曰：「王尚父何恭之甚！僕受詔討三賊臣，公預其一，束身歸朝，非僕所得專也。」丁卯，行瑜挈族棄城走。克用入邠州，封府庫，撫居人，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，奏趣蘇文建赴鎮。行瑜走至慶州境，部下斬行瑜，傳首。

朱瑄遣其將賀瑰、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，以解兗州之圍。瑰，濮陽人也。丁卯，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，比明，至巨野南，及之，屠殺殆盡，生擒瑰存、懷寶，俘士卒三千餘人，是日晡後，大風沙塵晦冥，全忠曰：「此殺人未足耳！」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。庚午，縛瑰等徇於兗州城下，謂朱瑾曰：「卿兄已敗，何不早降！」

丁丑，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撥利州，執刺史李繼顒，斬之。

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，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。瑾曰：「欲送符印，願使兄瓊來領之。」辛巳，全忠使瓊往，瑾立馬橋上，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，瓊至，懷進突出，擒之以入，須臾，擲首城外。全忠乃引兵還，以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，殺柳存、何懷寶；聞賀瑰名，釋而用之。

李克用旋軍渭北。

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。

蔣勳求為邵州刺史，劉建鋒不許，勳乃與鄧繼崇起兵，連飛山、梅山蠻寇湘潭，據邵州，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以扼潭人。

十二月，甲申，閬州防禦使李繼雍、蓬州刺史費存、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。

乙酉，李克用軍於雲陽。

王建奏：「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，而掠奪輜重，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，請

興兵討之。」戊子，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，俘斬數萬，拔揪林寨。

乙未，進李克用爵晉王，加李罕之兼侍中，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；自餘克用將佐、子孫並進官爵。克用性嚴急，左右小有過輒死，無敢違忤；惟蓋寓敏慧，能揣其意，婉辭裨益，無不從者。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，寓必陽助之怒，克用常釋之；有所諫諍，必征近事為喻；由是克用愛信之，境內無不依附，權與克用侔。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，其賞賜賂遺，先入克用，次及寓家。朱全忠數遣數人間之，及揚言雲蓋寓已代克用，而克用待之益厚。

丙申，王建攻東川，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，顧彥暉畜以為子，戊戌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。

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，密言於上曰：「比年以來，關輔不寧，乘此勝勢，遂取鳳翔，一勞永逸，時不可失。臣屯軍渭北，專俟進止。」上謀於貴近，或曰：「茂貞覆滅，則沙陀大盛，朝廷危矣！」上乃賜克用詔，褒其忠款，而言：「不臣之狀，行瑜為甚。自朕出幸以來，茂貞、韓建自知其罪，不忘國恩，職貢相繼，且當休兵息民。」克用奉詔而止。既而私於詔使曰：「觀朝廷之意，似疑克用有異心也。然不去茂貞，關中無安寧之日。」又詔免克用入朝，將佐或言：「今密邇闕庭，豈可不入見天子，！」克用猶豫未決，蓋寓言於克用曰：「向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，致鑾輿播越，百姓奔散。今天子還未安席，人心尚危，大王若引兵渡渭，竊恐復驚駭都邑。人臣盡忠，在於勤王，不在入覲，願熟圖之！」克用笑曰：「蓋寓尚不欲吾入朝，況天下之人乎！」乃表稱：「臣總帥大軍，不敢徑入朝覲，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。」辛亥，引兵東歸。表至京師，上下始安。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。克用既去，李茂貞驕橫如故，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，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。

朱全忠之去兗州也，留葛從周將兵守之，朱瑾閉城不復出，從周將還，乃揚言「天平、河東救兵至，引兵西北邀之，」夜半，潛歸故寨。瑾以從周精兵悉出，果出兵攻寨。從周突出奮擊，殺千餘人，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。

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。

彰義節度使張鐇薨，以其子璉權知留後。

朱瑄、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，民失耕稼，財力俱弊。告急於河東，李克用遣大將史儼、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。

安州防禦使家晟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隙，恐及禍，與指揮使劉士政、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，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。晟醉侮可璠，可璠手刃之，推士政知軍府事，可璠自為副使。詔即以士政為桂管經略使。玄暉，吳人也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乾寧三年（丙辰，公元八九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，殺刺史田昉。丁巳，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勳，攻定勝寨，破之。

辛未，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，欲渡江應董昌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、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，仁義不能度。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，袁邵守餘姚。

閏月，克用遣蕃、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、鄆，軍於莘縣。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：「克用志吞河朔，師還之日，貴道可憂。」存信戢眾不嚴，侵暴魏人。弘信怒，發兵三萬夜襲之。存信軍潰退。保洺州，喪士卒什二三，委棄資糧兵械萬樓；史儼、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。弘信自是與河東絕，專志於汴。金忠方圖兗、鄆，畏弘信議其後，弘信每有贈遺，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，曰：「六兄於予，倍年以長，固非諸鄰之比。」弘信信之，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。

丁亥，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。

二月，戊辰，顧全武、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。上用楊行密之請，赦董昌，復其官爵；錢鏐不從。以通王滋判侍衛諸將事。

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，上欲復相之；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，且言「濬朝為相，臣則夕至闕庭！」京師震懼，上下詔和解之。

三月，以天雄留後李繼徽為節度使。

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仁，薦弟思敬自代，詔以思孝為太師，致仕，思敬為保大留後。

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，敗鄆兵於馬頰，遂抵其城下。

己酉，顧全武等攻餘姚，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；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，全武擊擒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酉，河漲，將毀滑州城，朱全忠命決為二河，夾滑城而東，為害滋甚。

李克用擊羅弘信，攻洹水，殺魏兵萬餘，進攻魏州。

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，嗜酒，不親政事。長直兵陳贍妻美，建鋒私之。贍袖鐵撾擊殺建鋒；諸將殺贍，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。佶將入府，馬忽踶嚙，傷左髀。時馬殷攻邵州未下，佶謝諸將曰：「馬公勇而有謀，寬厚樂善，吾所不及，真乃主也。」乃以牒召之。殷猶豫未行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：「公與劉龍驤、張司馬，一體人也，今龍驤遇禍，司馬傷髀，天命人望，捨公尚誰屬哉！」殷乃使親從都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，逕詣長沙。

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皇天蕩，鎮海兵不利，楊行密遂圍蘇州。錢鏐、鍾傳、杜洪畏楊行密之強，皆求援於朱全忠；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渡淮，聽以便宜從事。

董昌使人覘錢鏐兵，有言其強盛者輒怒，斬之；言兵疲食盡，則賞之。戊寅，袁邵以餘姚降於鏐；顧全武、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。五月，昌出戰而敗，嬰城自守，全武等圍之。昌始懼，去帝號，復稱節度使。

馬殷至長沙，張佶肩輿入府，坐受殷拜謁，已，乃命殷升聽事，以留後讓之，即趨下，帥將吏拜賀，復為行軍司馬，代殷將兵攻邵州。

癸未，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，虜刺史成及。行密閱及家所蓄，惟圖書、藥物，賢之，歸，署行軍司馬。及拜且泣曰：「及百口在錢公所。失蘇州不能死，敢求富貴！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！」引佩刀欲自刺。行密遽執其手，止之，館於府捨。其室中亦有兵仗，行密每單衣詣之，與之共飲膳，無所疑。錢鏐聞蘇州陷，急召顧全武，使趨西陵備行密，全武曰：「越州賊之根本，奈何垂克而棄之！請先取越州，後復甦州。」鏐從之。

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，圍其城。大將賈公鐸方獵，不得還，伏兵林中，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，潛入城，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，復衣皮返命。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，門中火舉，力戰，突圍而入。延壽驚曰：「吾常恐其潰圍而出，反潰圍而入，如此，城安可猝拔！」乃白行密，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，許以婚。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，臨城與語，為陳利害。數日，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。以敬章為左都押牙，公鐸為右監門衛將軍。延壽進拔光州，殺刺吏劉存。

丙戌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，王建雖奉詔還成都，然猶連兵未解。

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。戊子，遣中使賜昭緯死，行至荊南，追及，斬之，中外咸以為快。

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溯江略地，盡取濱江州縣。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州，收餘眾保豐都。存又引兵西取諭、涪二州，汭以其將趙武為黔中留後，存為萬州刺史。汭知存不得志，使人詗之，曰：「存不治州事，日出蹴鞠。」汭曰：「存將逃，先勻足力也。」遣兵襲之，存棄城走；其眾稍稍歸之，屯於茅壩。趙武數攻豐都，王建肇不能守，與存皆降於王建，建忌存勇略，欲殺之，掌書記高燭曰：「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，彼窮來歸我，奈何殺之！」建使戍蜀州，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。宗綰密言存忠勇廉厚，有良將才，建乃捨之，更其姓名曰王宗播，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。宗播元從也目官柳修業，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。其後宗播為建將，遇強敵諸將所憚者，以身先之。及有功，輒稱病，不自伐，由是得以功名終。

甲午，夜，顧全武急攻越州，乙未旦，克其外郭，董昌猶據牙城拒之。戊戌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：「奉詔，令大王致仕歸臨安。」昌乃送牌印，出居清道坊。己亥，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，至小江南，斬之，並其家三百餘人，宰相李邈、蔣瑰以下百餘人。昌在圍城中，貪吝益甚，口率民間錢帛，減戰士糧。及城破，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，倉有糧三百萬斛。錢鏐傳昌首於京師，散金帛以賞將士，開倉以振貧乏。

李克用攻魏博，侵掠遍六州。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，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，留龐師古攻鄆州，六月，克用引兵擊從周，汴人多鑿坎於陳前，戰方酣，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，汴人生擒之；克用自往救之。馬亦躓，幾為汴人所獲；克用顧射汴將一人，斃之，乃得免。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，全忠不許，以與羅弘信，使殺之。克用引軍還。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，屯於楊劉，復擊鄆，及兗、鄆、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，

破之，兗、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，屢求救於李克用，克用發兵赴之，為羅弘信所拒，不得前，兗、鄆由是不振。

初，李克用屯渭北，李茂貞、韓建憚之，事朝廷禮甚恭。克用去，二鎮貢獻漸疏，表章驕慢，上自石門還，於神策兩軍之外，更置軍聖、捧宸、保寧、宣化等軍，選補數萬人，使諸王將之；嗣延王戒丕、嗣賈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。茂貞以為欲討己；語多怨望，嫌隙日構。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；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。上命通王滋及嗣周、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，戒丕屯三橋。茂貞遂表言「延王無故稱兵討臣，臣今勒兵入朝請罪。」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。丙寅，茂貞引兵逼京畿，覃王與戰於婁館，官軍敗績。秋，七月，茂貞進逼京師。延王戒丕曰：「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，不若自鄜州濟河，幸太原，臣請先往告之。」辛卯，詔幸鄜州；壬辰，上出至渭北；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，上不許，以建為亦畿都指揮、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、催促諸道綱運等使。而建奉表相繼，上及從官亦憚遠去，癸己，至富平，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，面議去留。甲午，建詣富平見上，頓首涕泣言：「方今藩臣跋扈者，非止茂貞。陛下若去宗廟園陵，遠巡邊鄙，臣恐車駕濟河，無復還期。今華州兵力雖微，控帶關輔，亦足自固。臣積聚訓厲，十五年矣，西距長安不遠，願陛下臨之，以圖興復。」上乃從之。乙未，宿下邽；丙申，至華州，以府署為行宮；建視事於龍興寺。茂貞遂入長安，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、市肆，燔燒俱盡。

乙己，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，充武安節棄使。上以胤，崔昭緯之黨也，故出之。

丙午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扆，陝人也。

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《毛詩》博士襄陽朱朴，才如謝安，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才。上連日召對，朴有口辯，上悅之，曰：「朕雖非太宗，得卿如魏徵矣。」賜以金帛，並賜何迎。

以徐彥若為大明宮留守，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。

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，王建請上幸成都。

宰相畏韓建，不敢專決政事。八月，丙辰，詔建關議朝政；建上表固辭，乃止。韓建移

檄諸道，令共輸資糧詣行在。李克用聞之，歎曰：「去歲從余言，豈有今日之患！」又曰：「韓建天下癡物，為賊臣弱帝室，是不為李茂貞所擒，則為朱全忠所虜耳！」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。

加錢鏐兼中書令。

癸丑，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。

甲寅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王摶同平章事，充威勝節度使。

上憤天下之亂，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。國子博士朱朴自言：「得為宰相，月餘可致太平。」上以為然。乙丑，以朴為左諫議大夫、同平章事。朴為人庸鄙迂僻，無它長。製出，中外大驚。丙寅，加韓建兼中書令。

九月，庚辰，升福建為威武軍，以觀察使王潮節度使。

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。殷以高郁為謀主。郁，揚州人也。殷畏楊行密、成汭之強，議以金帛結之，高郁曰：「成汭不足畏也，行密公之仇。雖以萬金賂之，安肯為吾援乎！不若上奉天子，下撫士民，訓卒厲兵，以修霸業，則誰與為敵矣。」殷從之。

崔胤出鎮湖南，韓建之志也。胤密求援於朱全忠，且教之營東都宮闕，表迎車駕，且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廷都洛陽，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，且言崔胤忠臣，不宜出外。韓建懼，復奏召胤為相，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，全忠乃止。乙未，復以胤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。遠，珙弟瑩之孫也。丁酉，貶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。崔胤恨扆代己，誣扆，雲黨於李茂貞而貶之。

己亥，以朱朴兼判戶部，凡軍旅財賦之事，上一以委之。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，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使，兼副都統。

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為節度使。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，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，乘勝至魏州北門。

冬，十月，壬子，加孫偓行營節度、招討、處置等使。丁巳，以韓健權知京兆尹，兼把

截使。戊午，李茂貞上表請罪，願得自新，仍獻助修宮室錢；韓建復佐佑之，竟不出師。

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，請以鏐兼領浙東；朝廷不得已，復以王摶為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以鏐為鎮海、威勝兩軍度使。丙子，更名威勝曰鎮東軍。

李克用自將攻魏州，敗魏兵於白龍潭，追至觀音門。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，屯於洹水，全忠以大軍繼之。克用乃還。

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。

十一月，朱全忠還大梁，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，攻鄆州。

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，詔置忠國軍於湖州，以師悅為節度使。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，戊子，師悅卒。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。

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。

十二月，東川兵焚掠漢、眉、資簡之境。

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，廣州牙將盧琚、譚弘　　據境拒之，使弘　　守端州。弘結封州刺史劉隱，許妻以女。隱偽許之，託言親迎，伏甲舟中，夜入端州，斬弘　　；遂襲廣州，斬琚；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，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